

廣州人物傳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

損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

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

賓于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

允章

湖南副使石公

文德

湖南巡官鄧公

恂美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慷慨有大志築室于靜福山扁之曰天衢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積學績文聞于時尤善爲詩每遇山水會意處操筆畱題殆遍自謂所

學未廣乃扁舟遨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宜春鄭谷爲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舉其詩數聯謂曰君殆奪真宰所有也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又嘗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論修治之術具有宏識議者每期以公輔器爲有司所薦登梁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龔龔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尙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會龔建南薰殿彫沉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損進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盡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

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灾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汴洛未平荆吳獷校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興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己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龔不說會宰相缺羣下多推損者龔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所撰述有桂香集行于世損爲人該博多能性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陂灌田疇多所收鄉邦賴之其在匡廬也與桑維翰宋齊邱相友善每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爲不及損亦自負嘗遊五老峯憩小盤石有叟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當

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邱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此子乃有道氣當善終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猥曰有才何患無位下僚曾足稽黃損邪叟笑曰非所知也其後維翰相晉齊邱相南唐皆見殺損雖位僕射實州從事祿也世以爲前定云同郡有吳藹邵安石者亦知名藹字廷俊唐光化三年進士黃巢之亂爲寇兵所獲朱全忠深器之置之幕府官至大記安石亦唐乾符三年進士後仕全忠全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僞云永和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安石請以重囚啟鑰機發矢貫胷臆全忠嘉歡擢右諫議大夫皆先損時然學行

不及損也嗚呼五季之世天意晦盲賢人退隱其得位者大都椎埋攻剽之徒耳損之學雖曰未純使有所施未必無可觀者惜也鬼神實司之賁志以沒罔攸用

用

川志一統志
前定錄參修

何澤者鼎之子也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閒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柰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

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
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旣喪而割
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
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弊明宗下詔悉廢
戶部蠲紙民便之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求爲給諫鳳
不許乃以爲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卽稱新官
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一侮
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
已七十矣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嗚
呼亂世信難爲臣哉澤之仕明宗也嘗於內殿起居班
退獨畱以笏叩額北面而呼曰明主明主史臣以爲澤

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明宗暮年澤慮國本未建卽遣
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史又以爲
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愚謂明宗於五
代號小康目以明主未爲太過矧亦臣子尊稱之常也
五代諸君篡弑相踵未有建儲者使秦王苟立或免弄
兵之禍國有長君從珂未必能遽取也可多罪澤哉雖
然晉高祖之命澤不拜可也使澤居唐盛際誰謂非直

臣哉嗚呼亂世信難爲臣哉

用五代史
本傳修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聰穎游鄉校力學不怠父以家
貧且賓于無他兄弟力止之賓于進曰衆星不如孤月
明牛羊滿山畏獨虎父奇其志晉天福九年登進士第

仕湖南江南歷縣令水部員外郎終郎中賓于能詩有
盛唐風致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日賓于以詩數
百篇號金鰲集獻之大爲稱賞因採集中尤異者數聯
馳書朝廷聲譽謫然李昉者同年進士也與之友善後
昉仕宋官翰林而賓于猶爲南唐郎官寄賓于詩曰初
攜寶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
今詩句滿江南蓋惜其不顯融也後歸老于鄉號羣玉
峯叟年八十卒賓于以詩鳴爲世所重性好獎拔後進
新塗令李有中者詩有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之句
賓于稱爲方干賈島之徒有中由是知名宋陳堯佐序
其金鰲集有云如百丈懸流轟轟灑落蒼翠間清雄奔

放望之豎人毛骨自五代詩人以來未有過賓于者也
今其集不存愚嘗於類書中得賓于所爲公子行焉其
詩曰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
苦力驕驄馳處麥青青亦佳句也

用湟川志氏族大全
文獻通考文翰大成

參修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南漢劉龔之據廣也設科取
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
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暨誥勅多命允章爲之
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于諸國晟遊羅浮山應
制爲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
制誥乾和六年使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

曰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
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遣巨象指揮
使吳玠等伐之克賀桂連宜嚴梧蒙七州晟以允章與
其功賞賚不可勝紀有司奏允章名儒宜爲儲君輔導
晟命教長子衛王繼興晟卒繼興卽位更名鋹以藩府
舊僚稍敬重之擢尙書左丞叅政事時鋹淫戲無度委
政宦侍陳延壽龔澄樞等女巫樊胡子宫婢盧瓊仙朋
妖亂政宮禁爲之汚褻允章深嫉之抗疏請誅亂法者
數人以正綱紀鋹不能從羣小皆仄目大寶二年鋹祀
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
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

馳走告允章反鋖下允章獄遣禮部尙書薛用丕治之
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
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
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耶復入白鋖并捕二子繫
獄遂族誅之是日天色慘黯道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爲
之掩涕彥真誅後始收葬焉允章弟有章亦有文學累
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
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囚于厥家雖然脂韋浮沉
萬世猶有腥焉當鋖時蓋有自官以求進者其於允章
賢不肖何如也

用五代史南
海志參修

石文德連州人少志學一覽輒不忘弱冠讀范曄漢書摘

其瑕璽數百條爲辨駁先達見之曰公羊墨守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得晉帖數紙於破箱中及閱殷璠詩選模倣久之遂出儔輩上遨遊湘漢間無所知名儻屋長沙遇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與語大見稱許會端午共飲文德賦艾虎長句演迤奇拔昭禹驚曰子文苑之雄也言諸楚王馬希範得隸詞學秦夫人卒王命中外有文學者爲挽歌文德詩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大異之曰石文德乃有此作評以爲同列第一未幾授水部員外郎改其鄉爲儒林鄉甚親重之會宴常春堂希範出玉杯爲賦詩者當員李皐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乃更盡美王復賚以玉蟾蜍滴由是諸學士多

嫉其能者尋出爲融州副使蓋入譖者之言也希範性汰侈營建征討無虛日稅諸州榷木皮鎧動至數千文德上書切諫曰殿下承父兄之業撫有南土儲給國用愛卹黔黎惟日不足近聞土木日興兵戈日尋非所以保國交鄰之道也夫農爲民本食乃民天今廣取皮革牛園戶空耕氓逃竄轉爲寇盜臣不謂可一也外帑之儲費於淫巧養兵之食耗於工匠或有變虞將何所賴臣不謂可二也諸侯五廟古今所同七廟並營恐非猷典臣不謂可三也巨木售于異邦使者恣爲奸利陸轉水運顧募尤難一木之費至踰百萬道路嗷嗷恐藏不測臣不謂可四也武穆王之世四鄰不聳九府流通猶

且節用服食以贍軍國今沉檀以雕柱棟文繡以衣垣
宇倉廩無復紅腐閭閻盡夫赤仄廣孝繼先似不如是
臣不謂可五也虜祁宮成諸侯叛之桓宮刻楹春秋刺
焉今荆粵闖我籬藩吳會偵我西北費用疲民何以禦
敵臣不謂可六也臣受殿下厚渥出華門而登廣厦脫
布褐而遶青紫捐軀報德自料無繇味死盡言惟大王
思至計以惠社稷希範得書憑怒昭禹營揅之乃免譴
會文德亦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或尤之曰君剛愎方
確真與姓同文德廣曰寧方爲我不圓爲卿且子不見
石上可補天次足攻玉邪世以爲善謔所著有唐朝新

纂三卷行于世

用湟川志九國
志類說參修

鄧恂美連州人有敏才工詩賦時湖南朱昂博學號朱萬卷士類無當意者獨推遜恂美天祐中與孟賓于並爲李若虛薦入洛陽擢進士登第後還家爲湖南節度使周行逢所畱辟爲館驛巡官置幕下恂美背偃時謂之鄧馱子性頗迂僻如其形衆多不悅之者行逢因此禮待日薄故雖處府僚而食不暇給同年王溥爲相聞恂美不得志乃寄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窘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翰林學士李昉至亦恂美同年也召至傳舍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因倡和欵談竟日行逢疑其泄已陰事呵責之黜爲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爲山賊突入官署殺之聞者無不慟惜行逢猜

忌鷲酷羣下多以譖死其妻嚴氏遜於郊以避害至是
又殺恂美士流益不附後李昉再銜命祠南嶽知恂美
墳在近徒步百里爲詩哭之古人布衣交未有若昉者
也嗚呼余讀五代史嘆夫朝爲宰相暮膏斧礪者往往
而是悲當時之人何不幸也及錄鄧恂美事益悲是時
無妄而嬰戮者不特將相大臣也禍遍章逢逮及毗黎
可知矣此所以爲亂世也歟且恂美特一迂僻士耳行
逢殺之猶失士心然則得一士而可王豈虛語哉五代
時湖湘號多詩人譚用之廖光圖爲之冠連郡名士又
不特恂美有黃匪躬者先恂美時陳用拙胡君昉者後
恂美時匪躬連山人也負詩名有志大惟憂國恩深豈

顧身之句登唐光啟三年進士先在江西鍾傳幕掌奏
記楚王馬殷傾慕之值匪躬使事至殷大喜盡蠲其門
戶租稅用拙天祐元年進士君昉隱居嘗遇羽客得吐
納長年術二人皆有集傳于時而君昉集號蘖川其句
有曰水邊閒詠處雲島日斜明人以爲得詩家三昧云

用湟川志三
楚新錄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宋刑部尚書李公

廷珙

宋節度副使周公

渭

宋知縣古公

成之

宋諫議大夫邵公

暉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

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

靜

李廷珙者連州人也其祖佐唐有功父處顏善屬文明宗
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爲武軍節度幕府掌文翰廷珙
猶在襁褓而處顏沒遂寄食母家幼岐嶷不羣其舅器

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以勳閥初調番禺簿時羣雄割據劉氏擅廣左馬氏流離聚集郴連廷珙懼禍出仕南漢爲土軍都知兵馬使時劉鋹爲不道屠戮忠良且戕其骨肉殆盡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嘉其忠義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持節春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廷珙感激明年獻策平南漢開寶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爲桂州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廷珙嚮導伐之出師下賀州復下韶桂將東攻連山南漢將盧枝戍騎田嶺嶺號咽喉地王師力攻敗績廷珙引大兵出舂陵屯平陽去枝

屯百餘里聞枝堅壘以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枝
衆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若招之必下乃單騎揚
旗揮之果謹譟而降枝燒壘遁去鋹聞枝遁內外震恐
所遣將皆敗還宋諸軍連克捷明年二月南漢平皆廷
珙嚮導之力也詔爲廣西總管招討使取五管餘逆望
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爲奉化官
至刑部尙書

用廣州志
川志參修

周渭字得臣連州人幼孤養於諸父力學工爲詩時州隸
長沙馬氏與南漢相持渭爲廣人俘獲委質南漢妻子
流離昭州遂爲恭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
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

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爲盜所襲渭脫身北上
建隆初至京師爲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
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卽斬之上奇
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
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於
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
獲并暴虐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
領置口砦多戍兵監軍傲狠縱其下爲暴居人苦之渭
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詔書嘉獎命兼本
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奏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
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傳廷翰爲

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畱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畱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爲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趾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市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卽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遷

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授
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
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
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
萬召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
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尙少父母欲嫁之荃
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
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相見
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

用宋史本傳
湟川志參修

古成之字亞夷本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貫增城性簡
靜寡嗜慾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貫羣籍時或吟

詠以自適出語皆驚人文譽殷殷動四方宋初干戈甫
息嶺嶠文風未振每取士合一路以一人薦衆推成之
雍熙改元充秋賦督府勸駕詩云寰中有道逢千載嶺
外觀光只一人蓋紀實也明年上春官有司奏以梁顥
第一成之第二預傳聞焉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
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密置啞藥於食中比黎明臚唱
成之喑不能應是科上初唱名賜第怒其不恭命扶出
之然惜其才因宣諭曰卿宜勉學以圖後舉朕將虛席
待卿旣報罷或勸訟以自明成之殊不色憾曰司命者
遲速有定非人所與也聞者服其量端拱初成之再舉
登第名在十九時以貢舉權歸春官不復臨軒分甲於

是禮部放榜取程宿者二十八人時謂上應二十八舍
蓋慎濫取也都下競傳賀師道事上聞欲置於法成之
申救謝無有召見太宗嗟賞之宋興廣州舉進士者自
成之始初調真定府元氏尉以能著改知青州益都縣
爲政以惠愛爲本不事刑朴而衆務集淳化三年召試
館職除祕書省校書郎張詠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
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緜州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
恩討賊至緜居民避兵者多溺死積骸如壘子遺者皆
瘡痍老幼流徙爲墟成之旣至勞來而煦育之運米以
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畫有法活者無慮數千人事稍
暇卽立學校課農桑逆亂之俗爲之一變成平五年蜀

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
州緜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常歎曰吾竊祿欲榮親今
親已沒吾何以仕爲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羅浮詩
未幾卒於官人皆以其抱經世才惜其不至大用也成
之以文章爲南越首倡尤工於詩有鳳騫霞舉脫略塵
土之態置諸唐律中殆不可辨又雅意林壑每訪名景
攀躋猿鳥之宅竟日忘歸久官於蜀未嘗攜妻子居常
裕如也人見其閒澹類此遂誣以爲僊云按舊志載成
之之初赴南省也道由潭州遇異人韓泳以長生術邀
之使勿行成之答曰家寒親老期得祿養長生非所願
也泳笑曰子志誠可尙但恐轉汨塵土爾是歲省試報

罷再至京師復遇泳於閭闔外握手謂曰公此行成名矣旣而果然又載成之將終前數日漢州有衙吏自青州致書來覽之乃泳筆也卽酣飲累日不臨政索誥大書一詩於後書已擲筆而逝縣方申州而成之先至漢州謁太守矣人皆謂其尸解又傳其於武夷上昇無稽之言大率難信如此增城人稱爲紫虛先生繪肖其形而祠之宋末復祠於廣州學宮所著有刪易注疏若干卷人士傳習之并詩集行於世子孫甚繁散處梅循間四世孫革居梅州擢紹聖元年進士官至五品

用惠陽志南海

集五仙觀碑文參修

贊曰觀成之峻拒韓泳之言趨向正矣世猶以方外目

之何哉郡志置諸神仙之列且謂所書誥元時猶存蓋
或有之垂絕之時肆志高曠遂以來後人之誣耳東坡
貶謫日久都下傳其白日仙去石曼卿死後世謂其得
仙爲芙蓉城主可盡然之哉槩成之平生之賢有四曰
靜曰寬曰惠曰孝仕以爲親親沒思止非孝乎西土之
平不有善政以解其疲吾見其轉於溝壑也撫字之勞
非惠乎進而尼於人無所尤非寬乎山棲而學有得非
靜乎靜以爲體寬其量也惠其推也孝其守之經也合
而言之庶幾乎仁

邵晁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荆南
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爲判官會

賊魯仁恭寇連州卽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睦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刼盜悉寘於死獄已具睦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旣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睦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睦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厯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

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睦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睦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卽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睦俟其事定卽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睦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眞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覲物及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

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絺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
李隨犯贓暍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
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
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暍爲京東轉運使封
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淝荆
湖制署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
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暍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邁

疾卒年六十三

用宋史
本傳修

馮元字道宗南海人高祖禧唐末自始平來官廣州以術
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邴皆食其祿廣南平邴入朝爲
保章正元幼嗜學從孫奭授五經大義又友崔頤正逮

冠彊立博覽爲詞章沉鬱有思出入服褻衣習矩步如
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
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
號四友大中祥符元年第進士授江陰尉秩滿會有詔
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時諫議大夫
謝泌領銓事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尙少能盡通
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問疑義辨析
無滯卽日間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久之遷
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
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以其淹粹亮格深加禮
重因薦之八年眞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

地天爲泰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要之一誠之感而已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庋藏祕冊置學士待制等員妙選譽望時用兵部郎中李虛已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以元入仕資淺乃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數召入與查道暨虛已行簡講易於宣和門北閣盡上下經帝稱元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將講經資善堂帝欲得耆碩使之勸學王旦又薦元帝以年差

少不用更用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卽擢左正言兼太子
右諭德代其任他職如故數獻歌頌兩宮褒禮賜予甚
渥仁宗卽位改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
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師生同升人兩榮
之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
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
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夷元並命士
議悅服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
士預修三朝正史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爲
翰林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元兼有士林休之又
判尙書都省三班院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

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判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享宗廟又爲鹵簿使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前此宸妃李氏之當葬也命元監護其事帝親政追冊宸妃爲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旣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出知河陽辭謝見上但頓首引咎而已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乞畱元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王曾爲上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上悟卽日馳詔景祐二年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獻金華五箴上納其戒賜書褒答四月類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

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賜名景祐廣樂記特
遷戶部侍郎賞勞也四年春足疾氣悵屬其友李淑宋
祁爲銘誌四月卒年六十三賜賻錢三十萬絹百匹贈
本部尙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
謁二府終日無戲言情色嘗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
由愼恪以得之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
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晝治
官事夜還讀書誓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古今臺閣品
式之事有所咨訪咸能記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
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
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

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鐘石以合其私後有建言其非者上遣中人就舍問之元卽撻班固律厯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明日召見邇英閣上謂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較衡斗皆不讎微元言莫能正其謬也嘗預注真宗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義疏又明楊雄方部學欲爲諸首作章句并分撰國朝會要皆未成書家人攜其遺文得數百篇詩百餘章宋祁稱其清緻平粹類其爲人今不傳無子以兄之子諱爲後蔭授衛尉寺丞孫二人

將作監主簿

修用

南海志東都事略宋文鑑宋史本傳參按一統志元雷家開封當葬其地而

南海志謂元葬廣州何村當考

贊曰古者教太子之方邪慝不接於耳目非禮不近乎動履所誦必法言所親必正人夫然後德器成而宗社有所賴也真宗雖未得爲賢君然其教太子也幾於古矣宋以仁厚立國至仁宗培而豐之四十餘年隆平之治卓邁今古抑孰知其自資善堂而肇邪夫養成君德以運諸事業馮元之功於是爲大何者元雲釀雨驅雷電而潤羣物雖曰大造之仁然謂非雲雷之功不可也宋祁以賈誼董仲舒擬之愚謂元之所得爲視二子者益多矣

唐靜連州人父元雍熙初進士歷官知渝韶峽光化四州終尙書屯田員外郎靜生而穎異十歲能爲文章隨父宦蜀遭母喪哀毀踰禮間關川陸扶護歸葬人稱其孝大中祥符八年再舉登進士科初調澧州獄掾試祕書省校書郎歷韶州判官試大理評事當官執法不撓爲張士遜陳堯咨晏殊所推重范仲淹龐籍皆兄事之靜子炎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太子贊善大夫三世甲科湟川前此所未有也同靜時有吳世範者工詩文登咸平三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爲漳浦令有善政遷殿中丞又有歐陽經者家世業儒至經尤卓穎徐鐸榜進士登第後乞歸建致一堂日劬書其中初任杭州幕官以詩文

見稱時蘇軾帥杭州表薦之云材猷夙壯忠孝兼全學
古入官敏於從政官至朝散大夫知封州

用湟川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宋國學生霍公

暉

宋知州丁公

璉

宋鄉進士黃公

洞

宋歸正先生梁公

觀國

宋知州馬公

持國

宋知州黃公

勳

宋提點刑獄廖公

頤

宋防禦使吳公

英

霍暉字明甫南海人篤志嚮學故與馬子才遊子才者鎮

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也。曄之爲文也，淵雋奇古，不與俗合。或勸易其習，乃質諸存存，以序送之。蓋推許之也。其略曰：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也。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爲聲牙，倔强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南

海霍公好古文日夜習誦其下筆極有力語梗而氣勁
讀之有不能成句者以是連不得志於有司同進之士
時或疑怪頗自悔欲爲新麗軟熟之習以易業而見謀
於予予曰子必勉之三代之文章民之所知也後之學
者有所不知也當時以爲常言相告語後世之註釋者
不能竟也是後世之學者不如三代之民也非子之恥
學者之恥也子必勉之初皇祐間新會龍山之水色變
而爲紫者旬日人皆以爲瑞暉獨持論以謂清者水之
真體也變而爲紫非正色也其必水之怪乎水陰物也
陰之類爲小人爲夷狄爲盜賊姦宄今水失其常性吾
恐其關於國家者大也因記其事其特立獨見此類也

後蔡京童貫輩當國有金人之變江南盜賊蠭起皆如
言元祐初入太學時詔舉八行人以暉之修已教於家
者無閒言遂以應命官終海豐縣尉時東莞王知亦有
學行同預是科廣之士以八行著者暉暨知二人而已
鄉評咸謂無愧色云知未及仕而卒

用南海志修

丁璉字玉甫番禺人也少有才名杜門讀書如坐山谷講
明經學遠近從之受業者羅屨於外元豐二年登時彥
榜進士始授融州司戶歲祿民挺聚爲盜立法賑濟邑
境獲安監司以功列薦於朝遷宣教郎尋拜大府丞兼
知襍庫改朝議郎賜銀魚元祐六年靈州爲夏人所侵
廷紳合議討之璉言於朝以爲天下之患當先其大者

苟知所豫防則纖芥之患可不勞而除契丹猖獗積有
年所朝廷未有以制讐之此元昊餘孽之所以敢肆而
不加憚也請休士氣養精銳儲財粟專意北邊以爲豫
備之計則西賊之膽落矣然後以餘力討之未晚也當
國者惡其言出爲桂州學教授訓迪有方人材多所造
就紹聖初以知己薦授左朝散郎知連州郡多水害璉
相地勢築隄防民甚便之陽山境有銀穴流民多匿其
中夜每刼掠爲盜設計捕獲闔郡以寧元符三年轉朝
散大夫賜緋魚致仕卒年七十三璉性廉潔與物無忤
而政號剛明博學多識退藏若愚鄉鄙稱其長者知廣
州蔣之奇以才自負每輕廣南士大夫嘗泛舟與璉同

遊九曜石劇談至三鼓驚曰君問學精博中州士不如也又爲詆語道廣州事曰景有沉珠浦人有丁玉甫吾來嶺外甚無聊所愛者特此而已

用南海志丁氏家乘修

黃洞南海人性度元曠而博於學自經史百家以至浮屠老子之書罔不究心焉善屬文尤工於詩舉進士於鄉數奇竟不得售南省元祐初蔣之奇知廣州初下車卽聞洞名遂與之相往還談今古罄底裏終日由由然不相舍也時或出筆札互倡酬之奇自以爲不及洞好談神僊變幻之術嘗言陳仁嬌之事於之奇曰郡人陳玘女仁嬌者女仙也嘗夢爲逍遙遊餐丹霞飲玉液及寤不瞑每思舊遊不可得忽中秋丙夜有仙數百從空招

之仁矯超然隨衆謁於帝君遂掌蓬萊紫虛洞天儔侶
五人曰瓊矯玉潤伯山蟾姬伯瑰元祐元年降於洞家
者再此蓋麻姑之匹亞也公盍傳諸之奇卽爲作傳以
顏魯公自儼而以蔡經謔之其爲之奇所親重如此時
妖人構亂洞爲之奇畫計先事平之之奇最其才能紹
聖改元蘇軾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時往來南
海洞又與軾遊焉嘗同軾登鑒空閣軾賦詩有曰黃子
寒無衣對月句愈警者卽謂洞也洞爲詩瑰奇時出新
意爲人所傳頌然志大才疏竟不及顯庸而卒有集數

卷號南金橐

用南海志廣
州志參修

梁觀國字賓卿州人也志行淳懿未嘗踰矩矱嘗再薦於

鄉不第退取經書熟誦之歎曰聖賢垂教乃使人嘩於口吻誕於紙筆小而干澤大而迷國此荆舒用以盲瞶天下者可守而不變哉乃取所作科舉文畀諸火以自治身心爲工夫一言一動必求與古人合病聖道不明由異端害之乃力排佛老窮其指歸日以讀書談道爲樂尤疾儉邪而重忠義每朝廷貶謫正人至廣必求見焉紹興中漳浦高登忤秦檜謫容州觀國與之善登以觀國所著文達於待制胡寅寅評其文謂豪勁該辨卒不苟作乃曰人生不繫方所但稟受不與邪氣值則靈襟安定自拔倫數因與觀國交好與之論古今人物皆出寅意表寅輒稱而揚之曰豈意嶺海間有奇士如梁

觀國者乎時寅亦謫新州故也後觀國卒寅志其墓且
銘之曰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採諸方策得匪
朋來聞而知與又曰大布之衣藜羹餽饌其中沛然孰
爲卿相觀國有特操不爲世俗所移蘇軾父子以文名
天下學者家傳人誦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
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遊其門者稱爲歸正先生其遺
文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
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壺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爲師訓
閤巷童女以守禮法凡師事觀國者喪葬不用緇黃一
時風俗賴之一變其所爲書真德秀王應麟輩皆稱之

用南海志因
學紀聞參修

贊曰佛氏之爲中國禍也惜矣有識者至比之美色淫聲然蓋其幽談廣論雖高明之資猶溺也有一焉溺乎其學則天下從而靡矣何者君子固天下之所視以爲趨向者也有宋佛氏之盛子朱子以爲倡諸蘇氏又嘗論其文字多用佛老所以鬧熱蓋確論也觀國之見固子朱子之見也是時蘇學盛行人方歆其高曠而忘其駁觀國乃能持正而攻之可謂卓識矧以匹夫而化鄉人信賢矣哉故嘗謂人心無古人苟有所得則與聖賢一惟其與聖賢一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前乎開闢而未嘗古

馬持國字鯁臣南渡入嶺遂居新會紹興癸酉請廣州文

解凡三到省不售乃踰嶺以策干督府張浚寅之幕下
不合求去兵部侍郎胡銓措置淝淮海道檄持國稟議
銓見之喜曰馬鯁臣議論操履表裏渾如也廬州安撫
使張師顏聞持國爲銓所知檄委招集流民淮帥吳總
王希呂錄其功聞於朝淳熙二年借補上州文學攝武
鋒軍都統司准備差遣舊時寨屋覆以蘆葦持國力讚
主帥請易以瓦旣而得請凡科降錢糧措辦木石皆身
任之召赴都臺執政王淮李彥穎龔茂良稱其論事有
補列薦得旨補嘉州文學依舊前件差遣免銓改迪功
郎淳熙十年果州團練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於孝
宗謂持國在職六年事事辦集今任將滿若改常調恐

未足以究其用也有旨令再任又四年棣復薦持國宣
力精敏持論公正乞賜旌擢得旨召對持國奏三劄皆
時務之可行者上嘉賞之特改授宣敎郎仍與近闕屬
官差遣持國以國家之恥未雪講解之謀爲非榮進非
其志也乃著十論標曰中興自治萬全策略攄所蘊又
哀集平生江湖淮漢間裨贊成畫稟議朝堂前後事宜
帙成曰愚忠錄繳進之上頗嘉納執政周必大楊萬里
見之相謂曰持國之文淵宏偉傑深中時病有用才也
深器重之持國以和議旣不可破乞調廣東鹽幕許之
及視事新會舊有白皮鹽場爲民戶擾力請罷之蛋戶
丁錢爲州縣迫促亦請蠲之紹熙中通判欽州不貿交

貨遠近爲之退嚮欽人爲立祠知容州政務寬厚遠民懷之又相與祠持國於五賢堂持國力學有大志每語及恢復輒泣下志不及竟奉祠而歸壽八十餘卒子晞驥最知名晞驥持國長子也弱冠入太學嘗讀書齋中帝臨學晞驥誦書自若上異之曰卿何勤也出謝恩與平奏擢淳熙七年進士第初調安豐六安勾稽決牛訟人稱神明臺府每有事必送之辯士民咸以清強官目之改秩知衡山縣將行持國問曰汝作縣當有何法晞驥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此第一義也持國喜曰如此可矣至縣行所言寬催科之期定差役之例懲預借之弊一以不擾爲務境內有山產茶漫野民得採摘以爲

利無專之者居無何爲勢家所占民間之上司送縣俾
定奪有主之者欲晞驥曲筆晞驥力爭不可復歸之民
其公廉皆此類也官滿民惜其去耄稚攜持窮日追餞
及判肇慶府畱心佐貳有潛以奇硯獻者晞驥謝之曰
此非暮夜金但吾職貳郡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污
家聲耶其人慚而退由是名節益著尋知雷州時持國
亦握州麾鄉人以爲榮壽五十四卒官至朝議大夫澤
延子宜祖官至朝奉大夫知英德府三世太守亦一門
盛事也

用新會志廣
州志參修

黃勳字有功南海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得其歡心母沒
家貧無以爲葬或議火之而窆其骨勳哭曰吾母何罪

而罹焚烙之酷乎乃爲人傭書得錢以葬鄉黨異之咸
嘖嘖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食貧矣紹興二年登進
士第郡守李陵素重勳爲之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
甲始授永福丞適縣令久病廢事勳爲辨決獄囚滌滯
除弊民貧不能具稅賦者勳爲代還積逋八千三百餘
緡民歡呼稱爲再生父以監司薦銓授修職郎尋進秩
右朝奉郎知新昌縣有富民子訟析貲不平召其族長
諭使直之而訟以息人以爲得體郭外五里許昏夜有
殺人者遺所刺刃驗之則皆豕膏也值旱徧禱於境內
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刃獨新一
鞫卽伏人以爲神久之進朝散郎知新州視事首禁火

葬違命者以殺逆論媮俗爲改又課民耕犢使上其數
於官自是一郡無敢私殺牛者學田不足缺膳羞乃以
俸貲增置之政暇卽與諸生講解士子樂從之而青衿
日盛當時號循吏云終朝散大夫致仕卒勳爲人博洽
而有深沈之思最明經義凡聖賢格言皆躬自鈔寫字
如蠅頭少時讀書患無以爲燈費乃廣取烏柏子或柚
子仁窄爲油人多效之借人書每於楮斷蟬缺處畱意
補緝故家士流樂假之觀以此積學著名於時嘗曰好
義當如求官除欲當如除病世以爲名言時又有同邑
李康臣者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
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番禺蒙甄嘉定

十年進士倅欽州守廉州以精禮記聞家於城東今之
蒙姓蕃衍多其族甄蓋後康臣時香山陳天覺紹興八
年試博學宏詞科議論切直爲時貴所黜乃不復仕時
香山尙爲鎮紹興二十二年天覺與東莞令姚孝資請
立爲縣詔從之天覺亦以文學知名然三人者其行事
之詳不可得而聞也

用南海志廣
州志參修

廖顥字季邛連州人父玖徐州教授歷循潯新三州守俱
有政聲顥聰慧博學九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
歷戶錄縣令改秩授封州教官時父新州秩滿辭歸顥
迎養之及父卒歸葬哀咷感動行路世稱其孝服闋知
化州郴寇李金嘯聚萬人圍州城月餘滴水徭乘時爲

亂大帥陳輝以顓領總管職事統諸將討之金見部分嚴整多疑兵遂懼引其衆宵遁復傳檄召徭酋開諭順逆而徭人降不施一刃不發一矢竟能保全一城之命輝上其功詔褒賞之及守英州招集流民盡剋宿弊號能吏後又守循州有詔措置鐵甲顓經畫有法一毫不科擾而事集民稱其便形諸歌頌乾道八年陞提舉廣南東路茶鹽事淳熙三年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事而卒又嚴武者弱冠中甲科累官朝散大夫知南恩州時稱循良論者謂武之大父爲獄吏時能辯孝婦冤武之顯揚陰德之報也又陳宗諤字昌言仕瀧水丞攝端溪令都督張浚才之二人者政事並過人而莫攷其詳皆

連州人也

用澤川志修

吳英南海人生而資幹魁梧有謀略嘉泰四年海寇竊發有司募人捕之英往應命乃設伏要害處出其不意擒獲無算特授承信郎開禧二年有邊警調發守把漢川防扼江面虜陡至英請於主將自往偵之英服漁人衣操小舟往來洲渚間虜不疑也游騎覺之手刃一人而還因得其虛實由是益知名嘉定十年除平江府駐劄御前都副統制十三年轉武翼郎陞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五年轉武經郎十六年轉武節郎又明年轉武德郎淮上卻敵多建奇績寶慶改元上賜御筆獎之有曰昨因兩淮屢警爾吳英能統率舟師措置捍禦功冠行列

特轉兩官賜金帶以榮爾躬爾尙益懋乃績予則汝嘉
於是轉武議大夫拜團練使英捧詔感奮淮口之役躬
冒矢石爲衆隊先乘風急縱火焚虜舟五百餘艘虜大
犇斬首千餘級尋戰於北神鎮又縱火燒斷橫江鐵鎖
虜引去及虜圍鹽城親率舟師登岸死戰連獲大捷累
功轉左武大夫防禦使卒於家年八十四特封南海縣
開國男贈官至節度使英爲人智勇然在人前默默如
無能者愛養士卒不吝犒賞或官無所給卽以已貲代
之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有功平居有馳騁伊吾之志每
聞和議成輒眠食不安者累日其忠憤可尙也子三人
長宗道知賓州官至武功大夫次宗達武功大夫知衛

州次宗遇累官脩武郎

用廣州志南海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勳

宋通判吳公羣

宋鄉先生譚公凱

宋知州陳公康延

宋知漢陽軍曾公槐

宋隨如先生劉公鎮

宋州判錢公益

宋知錄蔡公齊基

簡克己者州人也少習舉業已而厭之歎曰言行未寡尤
悔遽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遠遊湖湘師事南軒張
栻者數年講性理之學以真知實踐爲事功胷中羣疑
渙如也栻亦稱其精確有守旣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
與人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治吾身心藥未暇也而敢
驚外乎哉書南軒之言爲座右銘曰人之性仁義禮知
四德具焉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
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
性之理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旣克愛之理無所
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蓋顧
名思義之意也鄉邑以其耆宿且有德也皆敬禮焉崔

與之自倅邕泊被召往來謁見皆執弟子禮北面再拜
克己受之廖德明帥廣日往見之時延至郡齋講論舊
學每諦聽必拱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性喜啓迪後進
或時燕坐門塾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之前歷
問所業舉語孟要語爲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勸獎之
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呼簡先
生云卒壽八十餘又廣中一學者陳去華嘗游象山陸
九淵之門九淵問吾與點也一段去華屢以爲理會未
得使之據所見去華乃曰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著
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九淵喜之去華自是益有省悟
別後謂人曰去華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

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敬夫之教故以象山爲北方敬夫謂南軒也九淵後又謂嚴松曰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去華蓋蚤死云

用南海志南軒語錄象山語錄參修

孔元勳者番禺之慕德里人爲人惇厚居鄉謹言行雖牧童芻叟未嘗慢易紹興初領鄉薦中進士乙科授迪功郎連州教授正身善誘克稱其職凡四任皆學官也又三厯倅車乃握麾知封州嘗上機切預防七事多見施行值廣寇嘯聚薄城邦人大恐元勳親率僚屬嬰城自守每事以身先之人爲盡力及募善射之士連斃二酋餘黨奔潰朝廷以異恩褒賞之轉朝散大夫知新州撫字益有聲未及大用而卒人以爲缺所望焉元勳能文

章工詩清勁沉蔚類其爲人有集藏於家其父粹熙寧間知封州亦以善政聞改知雷州兼官直學士賜緋魚袋亦至朝散大夫元勳登朝粹卽致仕居礪溪老焉仲弟元凱亦有行一日江西有牛商數人者苦渴汲其居傍之井而飲之因釋裝憩樹下遺白金百餘兩而去適元凱見之持歸置祖龕中復往伺焉有頃復至四顧躑躅長號欲赴井元凱呼而止之詢其實引歸舉囊還之商感泣願酬以半元凱曰汝數千里來販將以求利利未得而先去其半吾受子之半孰若盡取辭讓久之商乃領謝而去且曰吾必有以報子居粹喪時商復至爲之擇地窆焉指蘇坑三里許曰此昌後之穴也故老因

稱爲陰隲墓至今子孫蕃盛果如所言世以其父子兄弟皆賢故名其鄉曰慕德里

吳羣字無黨番禺人幼而穎悟有致遠器少捧鄉書登紹興壬戌進士三厯令掾所至有聲以員外郎通判瓊州時海盜竊發羣出貲俸立城堡以禦之峒黎爲亂羣單騎詣其營壘開諭利害遂戢兵歸耕初同邑李諤者建炎中甲科進士爲瓊州安撫時州惟有子城因編氓許益不欲經略遂作亂諤築外羅城州人賴之羣至是加完整弭盜卹民政聲與諤埒瓊人歌之曰前有李君今見吳瓊管保障皆番禺民之父母邦之樞邑人士採之聞於當道羣尤廉慎未嘗一介取於民終朝奉郎卒子

純臣有父風居官口不言錢四握州麾告歸於家人稱其急流勇退在連州時盡心民瘼嘉定乙亥春夏不雨純臣露行酷日中詣龍津之靈濟廟禱焉頃間神物蜿蜒出水上雨大澍歲獲收郡民目擊其事者率錢刻碑頌德菊坡崔與之素聞其賢入覲時上問南中人才因以純臣對有旨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析無滯民有醉入仇家適仇之母死遂誣之獄成矣純臣察其情釋之一境以爲神明時廣右帥臣鄒應龍以大魁典鎮有重名最慎許可獨才純臣嘗書清通仁厚四字贈之謂其平反明允不事鉤距也考最進朝議大夫賜金帶又進通奉大夫卒年六十二純臣長子雍兩請漕薦官至太守

亦以能稱終左朝奉大夫沿邊安撫使雍子莘以蔭官

將仕郎史館檢閱

用南海志廣州志
湟川志文溪集
族庵集參修

譚凱者州人也性恬靜不妄言讀書務自得
不爲紛華所

動年二十餘卽不赴科舉崔與之與交稱其賢帥淮東
日馳書薦於廣州守帥楊長孺長孺得書喜曰敬老尊
賢以風勵世俗吾心也亟往見之以爲學老日南至長
孺詣學謁先師畢守帥以下聚拜明倫堂長孺忽退立
西偏命兩吏掖凱以進拜之旣而貳車以下帥郡官旅
拜其爲時所重如此壽八十六乃卒後有南海林橐者
以靜修聞廣帥方大琮初行鄉飲禮請以爲大賓橐時
年九十四矣威儀可則終席無倦容大琮稱爲衛武公

之流大琮又建濂泉書院旣落成謀於文溪李昂英求
元老以首席昂英答曰是邦老成人無如田知白者大
琮躬詣之知白以病辭再往叩之則遁矣知白時年踰
八十猶能燈下細書貧甚得錢卽貰酒飲之自號醉鄉
遺老制行甚潔皆一時耆舊也

用南海志錢庵
集文溪集參修

陳康延字元舉番禺人力學自奮紹興庚辰登進士第初
調鐔津勾警再調龍川錄事三任學官兩厯邑令淳熙
間適康延改秩入京朝廷議催二廣鹽丞相梁克家與
康延厚召赴都堂俾之分司蒼梧以任是責事成處以
監司康延力辭曰二廣民力竭矣催之則民重困寧居
卑官決不敢以害民之事而圖厚祿克家以其志不可

尊愈器重之議亦寢遂有知梅州之除到郡訪民利病
謂境內常有贛商之擾於是嚴保伍之法不得與贛商
私販復於江廣往來之衝立寨募土兵與戎兵雜居置
隅總爲之鄉導俟有緩急併力夾攻又立山寨以邀其
歸賊不敢犯民賴以安家居不務華飾龔茂良帥廣日
造其廬怪所居湫隘勸康延新之笑曰吾耐此耳處之
裕如也僅有田五十畝以卒歲其清白如此官至朝散
大夫澤延長子洪彥端溪令孫械領鄉薦爲府學正

南海志
修

曾槐字仲卿番禺人大父自清江調五羊稅官因家焉幼
能屬文經史皆手編成帙從遊平園周必大誠齋楊萬

里之門弟機亦力學修行執經者踵門其督絃誦程行
業如學規適大比兄弟聯薦其門充貢者八聳動州里
戊戌庚戌科伯仲先後登第槐初調高要尉以賞改秩
知歸善縣郡有豐湖可潤數里爲一州利隄岸圯潰幾
涸郡委公修築不擾而辦郡聞於上旨令中書籍記姓
名與陞擢差遣以親老辭得本路憲幹時廣帥張釜合
諸司列薦有曰文學行義斗南一人得旨與在內差遣
未幾必大萬里俱力推輓於朝除監進奏院嘉泰壬戌
校文春官繼除司農寺簿兼署大府丞秋有事於明堂
攝監察御史時侍郎林采尙書費士寅薦槐可大用將
超擢之會與陳自強議論不合力求補外出知桂陽軍

槐以郡無城奏請鬻牒爲費久不報乃樽費積贏以給用民不見其擾郡計舊敷旗望錢於酒家歲得錢三百三十萬民甚苦之槐捐以便民略無靳色又郡有總所積逋錢四千餘貫槐爲之補解及寄招效用五百名所費出於此項安世奏聞得旨轉朝奉大夫居無何劾一縣令簠簋不飭與部使者有嫌求易地遂調漢陽軍槐力乞歸誠齋以書勉之曰有自祝融湘江來者皆能談仁聲義實至於毋憚大吏發撻巨貪解印夜遁徙本朝懸檄尉曹將吏卒窮追之於部縛之以歸坐之嘉石聞之公車此尤卓詭絕特之舉近世之所未見而絕無尤老夫之所卻立而不敢者也遂以石刻之於郡齋槐稟

資剛介不與時俛仰故仕止郡守官止正郎自號省齋
有省齋文集及桂水續集行於世仲子嘿以承奉郎致
仕嘿之子肅翁登寶祐丙辰進士第爲連州推官

用漣川志

南海志
參修

劉鎮字叔安南海人兄弟三人俱有文名事親宗黨稱其
孝嘉泰二年登進士第性恬淡不事干矯鄉士大夫皆
賢之自號隨如學者稱爲隨如先生仲弟鎔字叔冶尤
工於書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嘗知欽州官至朝奉大夫
季弟鐸字叔文紹熙四年登進士第初兄弟自爲師友
及相繼而顯邦人榮之贈以詩曰三子皆黃甲一門無
白丁有司名其所居坊曰叢桂里曰賢巷以旌之鎮尤

長於詩明白清潤爲時所推賞與崔與之交遊及與之
薨摺紳多弔以詩鎮有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人
指以爲實錄其造語典實此類也有文集行於世時又
有梁文奎者東莞人博學強記爲文尙理致開禧元年
廷對幾中首選己而寘乙科第一歷左藏十餘年不調
處之自如又有梁該者亦東莞人長於記問人呼之曰
書筭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倅車皆一時文學之冠也

用南

海志
修

錢益者東莞人也刻苦讀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性剛介
不可干以私每言及貪吏則奮髯怒罵執親之喪三年
居廬足迹不入寢室旣禫當免解赴省或謂之曰至試

期則服除矣益曰舍喪次而行不能步也乃遲三年赴
省試中第次子夢驥生於除服次年竟能世科人以爲
孝之報厯廉州鹽官在任五年所得常費不歸之私皆
以補綱運之力經畫鹽局事宜不擾而辦自著鹺局微
勞一帙鹽司聞其政績於朝再調靜江府簽判適己未
幹復之變府閉城門官多遁益徑往赴任謁靜江府帥
李曾伯曰吾儕食君之祿宜勉力共守可先去爲民望
乎李甚義之秩滿授知贛州興國縣時峒寇頻年剽掠
邑境益至卽申郡請兵親帥鄉兵併力剿捕掃其巢穴
民賴以安興國縣廳有碑記紀其功益盡心獄訟甚有
德政民呼曰錢佛子終靜江府通判

用廣州志修

蔡齊基字夢傳連州人篤學業文年十九領鄉薦嘗著周易述解九卷大意由象數而理於義以爲三古四聖尊君卑臣進陽退陰無非爲天下安危治亂計嘉定八年爲瓊州戶錄瓊筦安撫趙善譚東萊呂祖謙門人也見其書大喜謄寫進於朝參政樓鑰報善譚書曰湟川有此文人瓊筦有此僚屬王孫典遠藩而能取此書奏聞使行於世皆所罕見也齊基詩尤高嘗自謂少從竹林先生徐張學詩得四大法門律詩學老杜長篇學東坡絕句學荆公古詩學魯直訓迪後學每以此教之其詞翰踔厲自成一家有集傳於時今不存時又有雷庠者字長善陽山人也少力學強記嘗登岳陽樓翫古碑一

閱卽能記憶三預鄉薦後舉制科調衢西安令

用廣州志

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